



第14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奈克先生（巴基斯坦）

目 录

裁军项目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发言人：

米夏埃尔森先生（丹麦）	2
埃利奥特先生（比利时）	4
安德森先生（澳大利亚）	11
米塔尔先生（印度）	18
杜梅维先生（加纳）	26
赛义德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0
艾哈迈德·阿丹先生（索马里）	34
克拉韦茨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38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印发。

Distr. GENERAL
A/C.1/35/PV.14
27 October 1980
CHINESE

下午 3 时 20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米夏埃尔森先生 (丹麦): 9 月 23 日, 丹麦外交大臣在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所作的发言中, 特别说道:

“在今年 5 月和 6 月召开的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第二次实务会议期间, 丹麦着重强调了常规裁军的问题与原则。辩论表明, 丹麦关于对常规裁军所涉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我们意欲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继续讨论这些意见。” (A/35/PV.7, 第 61 页)

在与若干会员国进行磋商后, 丹麦提出了进行关于常规军备竞赛各方面以及常规武器裁军和裁减军队的研究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载于文件 A/C.1/35/L.2。我国代表团认为, 大会通过该项决议草案是今年 5 月和 6 月召开的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第二次实务会议审议工作的合乎逻辑的后续行动。我们大家都记得, 会议广泛支持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建议大会本届会议批准进行这样的研究, 尽管同时也有反对或保留意见。我们希望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内表示反对进行这样的研究的那些国家, 现在能够改变它们的看法。

进行常规裁军研究的建议决无意干扰我们为在核裁军领域取得进展而作出的共同努力。它也无意剥夺会员国保护它们自己安全的权利, 或者它们的自卫权利。

鉴于在常规武器上花费了如此大量的人力、物质资源和资金——我们都知道全部军费开支中的 80% 多是花在常规领域中的——我们现在该对常规军备竞赛方面

的普遍问题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了。我们应该牢记，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常规武器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我们还应该牢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的战争和武装冲突都是完全用常规武器进行的。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已进行或正在进行关于核武器方面的几项研究。我确信这些研究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将来的工作。但是，要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还缺少一个方面——对常规军备竞赛各个方面的研究。关于常规武器的研究，连同其他的研究一起，同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进程可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现在，我来谈谈决议草案的案文，我想扼要评论一下执行部分的段落。

执行部分第 1 段规定如下：

“1. 在原则上批准由秘书长在一个由他根据均衡地域分配原则任命的合格专家小组协助下进行关于常规军备竞赛各方面以及常规武器裁军和裁减军队的研究” (A / C.1 / 35 / L.2)。

大会批准该段就是最终确定进行关于常规武器的研究。这一决定将使秘书长能够立即指派专家，并为明春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会议审议前专家小组的工作作出切实的安排。并不要求大会作出任何更多的决定。

执行部分第 2 和 3 段规定：

“2. 同意由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其即将召开的第三次实务会议上制订这项研究的一般方法、结构和范围；

“3. 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将其应可作为这项研究的指导方针的审议结果送交秘书长” (同上)。

这意味着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对这项研究的一般方法、结构和范围进行详尽的讨论，并将讨论结果送交秘书长，以便使专家小组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立即着手进行工作。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传统做法是给予专家小组一定的自由，以选择它们自己进行研究的方法。因此在关于常规武器的研究方面，同样也应

该给专家留有余地。

在文件 A/CN.10/13 所载向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二次实务会议提交的一份题为“联合国范围内常规裁军的途径”的工作文件中，我们提出建议的研究应该力求查明在数量、质量方面，以及纵向和横向方面，其中包括国际武器转让方面存在常规军备竞赛的事实；研究应该审查常规军备竞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它应该审查常规裁军所涉具体问题的性质，包括对常规裁军和核裁军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及最后，它应该审查同常规裁军有关的一般原则和指导方针，寻求有可能继续工作的方向和要采用的方式。

执行部分第 4 段规定：

“4. 并请秘书长将关于常规军备竞赛的各方面以及常规武器裁减和裁减军队的研究报告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同上）。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准备好将研究的最后结果作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讨论的基础。那么就有可能拟订指导方针，以便进一步努力使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也在常规裁军领域取得进展。

我们希望在导致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个漫长进程中这个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即进行这样的研究，将得到本委员会和大会的批准。

埃利奥特先生（比利时）：主席先生，在就你当选主持本委员会工作的职务而向你表达我的祝贺的时候，我要说，我感谢你代表我们所有国家向阿尔及利亚表达的真挚慰问，在这个国家如此不幸地遭受着可怕灾难之际，我们紧密地同它站在一起。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还很少经历过像现在这样充满了如此深重的焦急和忧虑的时期。我们关注从去年底以来由于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干涉所造成的国际气氛的恶化，这种军事干涉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我们关注世界许多地区，特别是稳定成为我们集体安全主要因素的那些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心不断增加。

目前，我们特别关心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持久冲突，这种冲突使这一地区遭受政治不稳定的威胁，我们每一个国家都不会幸免。

我们对不受约束的军备竞赛表示关注，军备竞赛是我们各国人民间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调日益加剧的后果。比利时对外关系大臣诺托姆先生最近在大会的讲坛上强调说，目前全世界把 4500 亿美元专门用于军备，而对发展的援助只有 200 亿美元，这是多么令人担忧的事。当时他还提到，勃兰特委员会曾建议设立机构以加强联合国在维护和平方面的作用，这将有可能把从军事开支中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

为了促进我们的国家之间的安全和使我们在武器控制和裁军方面取得进展，这些关注使我们比过去更要加强我们的工作。

在这方面，托恩主席代表欧洲共同体 9 个国家向大会发言时，指出了这些国家在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所一贯遵循的方针，即：耐心地寻求解决国际关系中各种问题的方法，和力求符合各方的基本利益，而不是如同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一方面试图摆脱对别人的依赖，同时却使其他方面依赖自己和满足自己的愿望。

如果这种国际关系概念得到所有国家的赞同的话，那么我们的愿望将会得到满足。在我看来，这是消除目前紧张局势的各种原因以及建立实现我们的和平目标所必不可少的信任的最好办法。我们各国的安全今后可以较少地从军事角度来加以考虑了。这种安全因此就能够在商定尽可能低的军备均衡水平的情况下建立起来，而缓和与防御就会成为我们安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础。

在这个方面，本组织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在他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十分正确地强调指出，在第二个裁军十年即将开始之际，提出一些具体的、政治上可行的目标是如何重要。

尽管在 1980 年普遍存在着一些困难条件，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已经使联

合国的的工作有可能取得一些成果，对这些成果的重要性不应加以低估。

因而，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缔结一项关于其工作方法的协定，当然这不是没有困难的。而 5 个核国家——它们也是安全理事会的 5 个常任理事国——第一次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关于建立处理 1980 年届会议程上的 4 个重要项目的工作小组，即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安全保障制度和全面的裁军方案的工作小组，在对上述问题的各种立场的相互评价中以及在这些问题之一的放射性武器的问题的评价中，在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这类武器的公约的谈判中，已经取得了尽可能多的进展。比利时希望，在对将禁止的武器作出现实的定义后，很快完成这项谈判的进程。

我们也对美国和苏联开始预备性会谈感到高兴，这些属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的会谈将要涉及限制某些特定的核武器活动场所的制度。顺便说一句，比利时一贯谋求支持进行谈判的建议，去年 12 月大西洋联盟作出关于改进中程核武器作为对继续发展针对我国的新军备系统的反应的决定的决定就附有这个建议。同样，比利时总是希望，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各项协议将会尽可能快地予以批准。

我们还指出，在中欧相互削减军队和军备以及有关措施的谈判方面已出现了取得进展的希望。

比利时严格遵守在军备限制领域中采取的一切国际行动，满意地注意到区域裁军专家小组的报告。这是因为，正如本委员会各成员国所知道的，正是我国政府在 1978 年带头倡议，建议对区域裁军的一切方面进行研究，以便对裁军和军备控制的问题确定一项系统的区域性办法。这项研究是由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而指派的 10 位专家进行的，他们一致通过了这项研究的文本。该文本现已提交大会进行审议。比利时与其他代表团一起，将提交一项决议草案，根据这项决议草案，大会在赞扬秘书长的含有这项研究文本的报告时，将提请各国就这项议题表示它们的意见，以便提交第三十六届大会审议。我们的大会也要作出决定，把这项研究交给裁

军谈判委员会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比利时希望，这项建议能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并且希望，届时举行的辩论会有助于裁军取得进展。

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应该是维护我们各国之间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同时尽一切可能改善取得进展的前景。

在这方面，我想提出下列评论。我对苏联提出的减少战争危险的措施的提案感到惊奇。在现阶段工作中，关于这项提案，我将仅限于指出下列一点，即提出的目标显然不具有能证明它们有理由成为一项大会决议的议题的具体的或实际的特点。

除了惊奇以外，我们还感到失望，本委员会的很多成员国毫无疑问也必然有这种感觉，这就是对这项提案的制订者在介绍提案时所使用的咄咄逼人的论战性腔调。一方面，这种态度无视引起了影响我们大家的亚洲紧张局势的事件。另一方面，这种态度也无助于我们进行平静的对话。

然而，我想在这里指出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各项工作更加有利地集中在下列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不扩散核武器、限制常规武器和建立信任的措施，这三个方面总的来说应该促进并为缔结裁军协定铺平道路。

今年是不扩散核武器年，比利时从根本上恪守不扩散核武器原则。

在最近召开的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期间，我国政府指出，真正执行这项条约看来是难于实现的。我们也对下面这种情况表示关注，即一些核武器国家倾向于在损害无核武器缔约国利益的情况下对和平利用核能的条款作广泛解释。实际上，在这一领域里，同军事活动领域不同。这项条约保证了所有的缔约国都有进入这一领域的充分自由，比利时也强调指出了这些被强加的协定或旨在增加条约本身所载的核查条款的单方面决定的错误和危险性质。这些条款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干预予以实施了，并且成为列入军备控制条约中的最为详尽的核查制度。此外，这项制度对于它所涉及的工业来说并非不会产生重要的经济后果。

我们总是认为，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就是使不扩散条约具有普遍性，并且认为，

在这个目标尚未实现的时候，该条约的无核缔约国不应该处于一种比那些仍然拒绝参加这项条约的国家低下的地位。除了在民用范围内严格执行这项条约之外，如果我们想要加强该条约的信誉的话，那么就应该以下面这种方式来作出一些关于核裁军的具体决定，这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逐步地朝着实现其目标——消除核武器在一切方面的扩散——方面迈进。

实际上，人们不可能认为，这项主要文件——不扩散条约——应该成为国际生活中的一个固定准则。这项条约中包含的歧视本身不是目的，而会随着核裁军的实现最终消失。毫无疑问，在估计这项条约的这一概念时产生的不同意见正是在最近召开的审查会议期间所遇到的困难的根源所在。

因此，我们必须力求从这种状况中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无论如何，这种情况的好处是在困难的环境中确认不扩散的目的和不扩散条约的存在本身并未受到置疑。在这个方面，正如我早先说过的那样，消除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是取得进展的重要条件。必须力求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重新发挥作用以及尽可能早地缔结一项完全停止核试验条约，鉴于在全球中这类核试验的次数在增长——这是一种令人颇感失望的情况发展——因此缔结这样一项条约是特别迫切需要的。

3个参加这项议题谈判的核国家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指出了协定的某些令人感兴趣的方面。对这些谈判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是对这样一项协定所设想的期限方面，缺乏详尽的阐述。期限不应该太短，以致使这项条约仅仅成为暂停试验期，如果暂停试验期结束，就会为新的、加剧的核试验方案开辟道路。

我的国家也满意地注意到，这样一项协定的核查工作是将使国际间交换地震资料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比利时正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帮助制订的一项制度。这项制度在政治上和技术上是否有效，在某种程度上将取决于这项制度涉及的国家地震台和国际地震中心是否公平分配。比利时也认为，目前正在进行分别会谈的3个核国家决不应等到所有的核国家都参加后才接受一项关于完全禁止核试验的多边条

约。

另一个已经辩论了十多年的问题，也代表着不扩散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指的是反对使用核武器或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的各种安全保证问题。这些由 5 个核国家在各项单方面声明中所系统阐述的保证，一直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加以详尽审议的课题。所谋求的目标——一项共同的准则——看来难于实现，因为这些声明中的每一项所反映出的形势和安全理论都是很不一样的。

首先，为了达成有效安排，我们应该通过加强我们的努力以便使那些已经选择了不结盟道路的无核国家感到放心。比利时也认为，我们不应该忽视一项临时性安排——特别是如果这项安排涉及到安全理事会——所能带来的进展因素。在我们在扩散方面所作的各种努力中，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在具有充分核查条件的情况下，在适当时候就停止生产用于军事目的的裂变物质进行谈判的重要性。

象核裁军一样，常规裁军仍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之一。对常规军备竞赛加快及其所产生的不平衡状态表示关注的比利时，愿意赞成任何促进常规裁军的倡议。

我的国家对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会议在制订一项总的公约以及 3 项分别关于未被发现的具有杀伤性武器、陷阱和地雷武器和可引起爆炸的武器的附加议定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裁军谈判委员会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工作小组所进行的工作已证实是特别有成效的。这个工作小组查明在一项公约的谈判中所应涉及的问题，从而充分履行了它的职权。然而，比利时感到遗憾的是。各种意见不一致的因素，特别是核查某项公约方面的意见分歧，未能更加全面地加以解决。我们希望，在本委员会的下一届会议上将会有可能促使各种意见更加趋于一致，并且朝着缔结这样一项公约迈进。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方法可以作为一种模式，因为本委员会的 1980 年届会证实了，建立一个明确规定权限的工作小组与美国和苏联之间在双边谈判中所进行的努力是

完全一致的。在这个领域，正如在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极为重要的领域，对单独谈判顺利结束的关注应该与裁军谈判委员会对议程上的项目进行实质性讨论的合法要求是一致的。

信任是协调建立国际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裁军领域中，产生这种信任的最合适的手段之一，就是实行核查和建立适当机制这一原则，以便顺利执行缔结的各项协定。没有这种机制，协定就起不了多大作用。

比利时外交大臣，象他的许多同事一样，在大会的这个讲坛上表明了他对谣传的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的深切关注。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要求所有那些尚未加入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国家立即加入该议定书；这项议定书将使迄今表示过当事方之间的保留意见的缔约国考虑取消这些保留意见的可能性。国际社会也可以通过一项客观的调查程序对控诉作出明确和有根据的判断。令人感到遗憾的是，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并未规定建立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机制。要考虑一下弥补这一缺陷的最好办法，比利时还保留必要时对此作出贡献的权利。

同样，我的国家很遗憾，在公约中设立使用某些常规武器的监督机构的提案竟会在最近谈判这项公约的日内瓦会议上遇到一些代表团的反对。我们希望，这项建议的范围将会在今后得到更好的理解。

比利时也想回顾旨在保证军事预算的可比性的极为重要的性质，因为建立信任措施的类型是冻结或削减军事开支的任何重大讨论的一项先决条件。我国代表团愿意认真地考虑本届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建设性倡议。

在表示我国的关注和强调存在着某些令人满意的理由时，我力求概括各种取得进展的前景，比利时对于取得进展是极为重视的。

现在，我们应该努力创造条件，以保证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取得成功。在不形成一项新的文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利用这一机会来增强我们的乐观主义，并且正如秘书长所强调的要保持我们的信心和意志，使这个在35年

之前在如此审慎地规定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机构臻于完美。

安德森先生 (澳大利亚): 主席先生, 我要代表澳大利亚代表团对你当选为本委员会的主席向你表达我的最热烈的祝贺。我们相信, 你一定会用你一贯具有的才干和智慧使本委员会完成其重要任务。我也要对本委员会的副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表达我国代表团的祝贺。

我们几乎正处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和第二届特别会议之间的中间时刻。第一个裁军十年刚刚结束, 而我们正在开始进行第二个裁军十年。要把裁军领域中所进行的工作——多边的和双边的两方面的工作——说成是缺乏实质性而一笔勾销, 并且预示在今后几年内也不会取得什么进展, 这是过于轻率了。的确在最近几年内没有取得大的进展, 但是在若干方面也取得了某些重要的进展, 并且我们认为, 在极大多数的国家之间, 人们日益认识到, 如果不继续进行裁军, 就不能结束国际的紧张局势, 还会继续存在着出现一场灾难性冲突的威胁。

在今后几年内, 我们不能期望在裁军和军备控制的领域中出现突然的或奇迹般的突破, 但是如果具有取得成果的政治意愿, 我们就应该——实际上我们必须——进一步推动这个停滞不前的机构开展工作, 而我们正在为使这个机构开展活动而奋斗。军备控制和裁军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进程。我们在本委员会和在其他的多边裁军讲坛中所作的各种努力必须在一个切合实际的和可达到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转向一系列旨在破坏和搞乱的空洞的宣传项目上的话, 那么这样做并不会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在过去已看到, 这样的努力并未有助于我们的工作。这一点已在上届大会上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当时, 在对这样一个项目化费了宝贵的长时间进行谈判之后, 代表们看到了这个发起国的政府采取了公然违反它提出的各项条款的行动。

我们这里的工作是太重要、太迫切了, 因此不容许被这样一些做法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我们遗憾地看到, 这样一个项目今年再一次提交给本委员会审议。

自从上届大会以来，发生了一些事件，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和损害了裁军进程。尽管连续地举行了大量多边和双边谈判以求实现军备控制和裁军的目标，但是紧张局势的加剧仍然带来了损失。使各国政府最为严重关注的事态发展之一，就是强大的苏联军队对阿富汗的武装干涉以及苏联军队继续驻扎在这个国家和占领这个国家。正如大多数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所作的那样，澳大利亚政府也谴责了这些行动。这些行动对于进行有效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谈判所需要的国际信任气氛产生的不利影响，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的。然而，正是在国际紧张局势时期中，比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更加需要我们在实行各项有效的军备控制措施中加倍作出我们的集体努力。

现在让我说一说其他领域的问题，在这些领域中正在采取这样一些重要的和有益的措施。

目前的多边裁军谈判是围绕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以及该会议产生的最后文件进行的。最后文件是艰难谈判的成果，代表着一种保持微妙平衡的协商一致意见的产物。必须小心翼翼，不要推翻这种协商一致意见。

特别会议成立了两个主要多边谈判机构，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由于目前的国际局势，这两个机构今年的审议工作——经历了某些困难。然而，这些审议工作在若干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必须取得进展的最为紧迫的领域就是核裁军。澳大利亚关注的是，近几年内，一直没有实施有效的核军备控制新措施。这并不是贬低已经作出的各项努力。澳大利亚对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就表示欢迎。当这项协定生效的时候，它就会对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的战略武器和运载系统施加一些可核查的限制。这是最终消除核武器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我们遗憾的是，这项协定尚未被批准。早日批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按照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使进一步采取实质性措施的谈判取得快的进展将是对促进实现军备控制

的前景作出的一项主要贡献。

然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仅是军备限制进程的内容之一，而且尽管它应该在限制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方面作不少工作，但是它仅仅包括核武器国家中的两个国家。我们期待着其他的核武器国家也积极地参加核军备限制和裁军。

在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必须参加的可以实现的关键性协定中，最重要的是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积极支持缔结一项全面禁试协定，以便进一步限制现有的核武库和进一步阻止扩散核武器。

这样一项条约将会在条约规定的期间内停止一切核爆炸——我们的确希望永远停止核爆炸。这样一项条约适用于军事目的及应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从而限制，甚至制止缔约国进行的核武器纵向扩散。这项条约将使新型核武器的发展，或者现有核武器的改进更加困难。这又将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导致更加全面的执行这项条约，以及有助于使那些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看作是有利于现有核武器国家的各国不再反对。

全面禁试条约也将会制止，或者至少会限制横向扩散。当然，目标是缔结一项可被普遍接受的条约，按照这项条约，一些在今天并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不会获得核武器。在这方面，需要指出，不是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国家能够成为全面禁试条约的缔约国，因而能够保证它们不会成为核武器国家。

全面禁试条约的另一个吸引力就是它可以对不扩散条约或全面禁试条约的非缔约国施加压力。在全面禁试条约缔结后，任何从事核试验的国家都会受到日益增长的压力要它们向国际舆论解释和说明它们行动的合理性。

澳大利亚在不同的讲坛上一直对3个参加谈判的核武器国家未能结束缔约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讨论表示不满。在第三十四届大会上，澳大利亚在草拟第34/73号决议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项决议特别要求三个进行谈判的核武器国家尽最大努力使他们的谈判及时取得积极的成果以便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届会议

期间进行审议。尽管我们对核武器国家于7月31日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就谈判取得的进展发表的声明表示欢迎，但我们感到失望的是，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很可能缔结的时候，该声明却没有作出任何表示。我们同意绝大多数国家的希望和期望，即进行谈判的核武器国家应该在今年结束他们的三方谈判，以及这些核武器国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合作要允许这个机构迅速地进行缔结一项永远禁止一切核爆炸条约的谈判。我们感到遗憾，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我们期望在1981年取得积极的成果。这样的进展不仅要表明有关国家对核裁军承担的义务，而且也会有助于使我们更加接近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

现在缔结这样一项条约刻不容缓，国际社会通过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参与以补充谈判各方作出的各种努力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这项条约要得到广泛支持的话。在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这项条约的影响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现在我要谈一谈“中断问题”。展望未来，如果在一个适当的阶段就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目的的裂变物质——简而言之，中断生产——的协定进行谈判的话，那么中断将是对扩散的一个重要的进一步限制。虽然全面禁试条约是非核扩散的全面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会限制现有核武器类型的继续生产。另一方面，“中断将有助于实现这项目标和把现有核武库限制在接近于其目前数量的规模，从而有助于军备竞赛逐步降低水平。”它也会防止出现拥有核爆炸能力的新国家。

在限制核武库方面，重要的是承认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所作的贡献。我们相信，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会遵守这项条约的各项条款。我们也期待美国和苏联遵守关于限制地下核武器的条约和关于用于和平目的的地下核爆炸的条约。

现在说一说禁止核扩散条约，这项条约已经生效10年，它已对国际安全和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作出了实质性贡献。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会员国已经自愿放弃获得核武器，这一事实使我们感到鼓舞。

不扩散条约是一项安全条约。这项条约是国际不扩散制度的关键，也是负责的国际行为的基础。确实值得思考，如果 10 年以前国际社会没有建立不扩散制度，今天世界的安全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信任气氛对于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不扩散条约所建立的制度——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所管理的全面保障措施——保证了核活动的和平意图，而且对于建立信任气氛也是极为重要的。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我们对如下迹象表示担心，即某些未参加不扩散条约的国家为了发展核爆炸的能力可能拥有一些秘密的方案，其中包括建造不受保障的设施。毫无疑问，这些国家中的某一个国家的核爆炸装置的爆炸将会危害地区的和国际的安全。这种爆炸也会破坏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前景。

澳大利亚感到失望的是，未能在审查会议上就最后文件达成协议。然而，这次审查会议并未为就核裁军的主要问题的情况和要求发表有价值的和有成效的意见提供机会。从这次会议中可以明确看出，虽然条约本身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但条约的主要目标则未受到怀疑。

在国际上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一致看法，即不扩散条约制度应该加以保存，而横向和纵向扩散则应该加以限制。在审查会议上没有达成最后的协商一致意见反映了对核裁军努力的进度和方向的关注，而不是任何基本的利害冲突。我们也有同样的关注。人们已经发出了警告，核武器国家必须要注意这个警告。

我必须提请大家注意这次审查会议中出现的若干重要的和积极的方面。我记得在大多数有关执行国际保障措施和和平利用核能的安排的问题上达成了几乎一致的意见。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并且也会有助于促进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别处所进行的旨在加强不扩散制度的国际性讨论。

我现在要说一说化学武器的问题。澳大利亚政府对及早缔结一项关于化学武器的公约极为重视。在国际社会中对于缔结这样一项公约存在着广泛的协商一致意

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日本代表，大川大使的干练领导下，在该委员会中于今年建立起的工作小组，已经取得了进展，并且我们相信，在该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上还会建立另一个工作小组来继续进行这项令人鼓舞的工作，我们还相信，制订一项公约的工作能够开始进行。我们也欢迎在关于化学武器的讨论会中所举行的这种有价值的情报和资料交流活动，这次讨论会是由澳大利亚建议举行的。

我们期待着一项真正全面的公约，一项将会完全消除想通过使用化学武器而致人死伤的任何形式战争的可能性的公约。这项公约在不妨碍适当使用用于和平目的的化学产品的情况下，必须包括全面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办法。

需要做更多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核查工作。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主要内容自然是制订出充分考虑到化学武器的军事效力的核查安排。大家承认，就有效的核查体制达成一致意见需要时间，但是必须达成这样的一致意见。

核查确实存在着各种困难，并且最近关于目前几次武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的令人不安的报告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困难。在对这些报告是否具有准确性发表结论性意见方面的困难表明确保化学武器公约包括严格的和切实可行的核查程序的重要性。不仅在核查化学武器的使用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且也没有任何公认的程序向国际社会揭露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并且也没有任何公认的方法来表明一些受到不合理地指控的国家是无辜的。

我们欢迎今年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届会的这项有关美国-苏联关于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进展情况的报告。我们与国际社会同样希望：这些谈判很快会结束，并且把这些谈判的成果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

我现在谈一谈印度洋的问题。我国政府支持无核武器区以及和平区的思想，但是我国政府认为，建立无核武器区及和平区主要是各有关区域各国的事情，因此它们的建立应该是在区域内部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上解决。我们的看法是，某个区域

中的所有国家都严格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为这个区域中的这样一个地区的富有成效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前景。

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并且澳大利亚一直是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一个积极成员国。

在上届大会上，第 34 / 80B 号决议要求在 1981 年召开一次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会议。按照我们传统上对这项原则的支持，澳大利亚对这项决议投了赞成票。然而，由于特别考虑到当时刚刚结束的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令人不满意的结果，因此我们确实对于在 1981 年举行一次会议的问题表达了某些保留意见。那次会议表明，缺乏举行一次会议所需的和谐气氛。我们当时和现在都持这样的看法，即一次会议必须在具备会议能够取得成功结果的条件下举行。我们认为，一次不成功的会议会特别对建立和平区的思想以及区域安全和稳定有害。令人遗憾的是，自从去年以来，在协调各种主张方面很少取得进展。

还令人遗憾的是，一个新的因素现在也引起特设委员会的注意。苏联入侵阿富汗——该区域中的一个内陆国——已经在沿岸国和内陆国之间制造了恐惧和不安宁的气氛，并且对实现该区域和平的努力投下了不祥的阴影。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正当这个区域的一个内陆国被一个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国——这个大国由于在其他内陆国家的边界集结军队而正在进一步威胁着这一区域的稳定——用武力占领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期望这个会议制订一项和平区宣言呢。这些事件也使将于明年举行的这个会议的充分筹备工作能够按时完成的可能性愈来愈小了。

澳大利亚仍然忠于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的思想，因此它认为，特设委员会应该在 1981 年初审查该区域的政治局势以及为举行会议所作的筹备情况，包括就各个悬而未决问题达到的协调程度。根据审查情况，再就在 1981 年举行一次会议的可行性作出经过考虑的决定。

裁军领域中一个更加积极的贡献就是最近有成效地结束了的具有过分杀伤力的

武器的会议。澳大利亚欢迎这次会议的成果，这次会议代表着在常规裁军领域中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进展。这次会议所解决的问题是难以处理的，而对议程项目中的3个项目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是极为重要的。

当然，我们承认，在这次会议上所达成的一些协定在范围上是有限的。但是这些协定无论在实质上还是说明国际社会继续愿意沿着裁军的道路前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并未反映出所有代表团的全部希望，但是在国际讲坛上必须要有和解、表现出灵活性与合作的意愿。

因此我们希望，在其他的讲坛上能反映出各国都有这样一种合作愿望。我们面临着致力于裁军的十年。在这十年期间必须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了实现这一点，大会必须对预定于1982年举行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提出一些切合实际的目标，并且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米塔尔先生（印度）：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渴求与人类社会的道德义务明确不一致的时代里，而在这个时代里，压倒多数的人们对人类遭受着从这个星球上集体消灭的危险的关注，超过了迫切要求统治和同等的反抗统治的决心。各国之间在其政治权力和军事能力方面的关系的传统看法碰上了核武器的惊人毁灭潜力。当国家不受限制的野心与技术上独创性的运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全世界就处于了一场核灾难的边缘了。这些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伟大的革命变化一方面使我们对今后有了希望，而同时也使我们面临着突然死亡的危险。

在我们当今世界里，一些国家对它们敌手施加难以忍受损失的进攻能力不仅在日益增强，而且技术本身已经使各国之间的冲突达到了新的和预见不到的范围。今天已经不可能对战争的后果作出合理的估计了，因为一场实际的冲突甚至在谁更强大这个问题还未解决之前就造成了相互破坏的结果。这样一种事态发展已经产生了基于核武器的进攻能力的大可怀疑的威慑和恐怖均势理论。因此，只要在防御制度方面没有出现任何技术上的突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威慑战略将会像魔鬼般

继续吸引住全世界的，特别是最强大国家中的军事策划者和权力操纵者的注意力。

按照目前估计，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美国和苏联——战略核武库中的核弹头数字，已经分别从 12 年之前的 4500 枚和 1000 枚增加到目前的 9600 枚和 6000 枚。按照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议的一些尚未被批准的指导方针，上述数字预计只会增长。

如果核武器国家的主要关注是确立对核武器的数量限制，防止每一方拥有足够核武器来保证对他方进行令人难以接受的破坏，那么，它们当然会承认上述数字已大大超过了任何防御需要。但是威慑的范围已经不是取决于任何技术上的可查明的标准，而是取决于国内舆论的变化不定的压力，纸上谈兵的战略家和舆论空谈家的巧妙推测以及政府内外经济利益集团的许多压力，这些往往统称为军事工业综合体。

这些因素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是重要的。尽管超级大国和其他核武器国家之间受到所谓恐怖均势支配的战略关系或许已经阻止了直接的军事对抗，但是这些关系并没有阻止这些国家——直接或者通过代理人——介入区域性常规冲突。最多也只不过减少了它们对介入这些冲突的限制和它们在世界个别地区建立利益范围的野心罢了。在当今世界上，人们日益认为，即使是周密的区域性安排，如建立无核武器区等等，如果不是有关区域各国自发倡议的直接后果，就可能导致加剧世界上某些区域沦为这个或那个大国的保护地，从而进一步加强全球军事上的两极分化。

至于超出全球理解范围的问题，它们有时也会使全面均势产生不协调和引起相互猜疑的危险，甚至在尚未出现冲突逐步升级的情况时也是如此。因此这些问题有时被一些国家用来作为一个借口，以便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特别是在核方面进一步升级制造心理气氛。

甚至当提出威慑理论来证明建立核储存的持续升级是正确的时候，以及质量上的改进提高了这种威慑的最低水平的时候，有人还提出一些有限核战争的新理论，

这些理论在外表上看来具有核交锋的可信性，事实上增加了实际出现这样的核交锋的危机。继续在质量和数量两方面进行军备竞赛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些核武器国家继续坚持这些荒谬的理论所致，从而对各国人民，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人身安全和经济福利产生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影响。我国代表团想要再一次重申它忠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通过的一致意见，即：

“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靠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理论来维持。唯有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安全制度，根据国际协定和相互作出榜样以便迅速大量裁减军备和军队，最后达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才能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与此同时，军备竞赛的原因和对和平的威胁必须减少，为此目的应采取有效行动以消除紧张局势并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第 S-10/2 号决议，第 13 段）

正如我们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生曾有先见之明地说过：

“当今完全缺乏和平的气氛，许多人看来，除了战争及其全部可怕后果外，投降是唯一的选择。的确，还有其他一些远非投降的选择，并且这些选择也可导致实现各项目标。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一直力求解决世界各种问题。”

自从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以来，已有 2 年多了，但是以协商一致意见方式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概述的许多重要措施仍然远未得到执行。我国代表团并不认为这届特别会议的各项成果完全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当时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如果真诚地执行这项行动纲领的话，那么就可以导致采取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核裁军措施。然而，最重要的是需要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作出果断的政治决定。如果去年占上风的政治态度能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仍然还未产生这种政治意志。国际局势显然恶化了。但是，实际上，这种局势应该激励我们比过去更加朝着实现和平与裁军努力奋进。

在这方面，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苏联提出的题为“减少战争危险的某些紧急措施”的提案。我国代表团将对这些提案进行最认真的考虑。我们诚挚地希望，最近苏联和美国恢复会谈将标志结束对抗的姿态，并且在负责和克制的气氛中恢复就各种问题广泛磋商的进程。只有这样，实现真正核裁军的谈判才能取得进展。核裁军在裁军领域中被公认为最重要的优先项目。

值得提及的是核武器扩散问题首先是印度于 1964 年提请联合国注意的事情，当时我们要求列入一个题为“不扩散核武器”的项目。那时我们的动机和态度是基于这样的前题，即横向扩散和纵向扩散都是一个必须作为整体加以讨论的单一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方面。这个概念在大会第 2028 (XX) 号决议中得到赞同，除了别的以外，这项决议宣称，任何条约都应该体现出：

“……有核及无核国家之相互责任与义务应保持可以接受之均衡。”（第 2028 (XX) 号决议，第 2 (b) 段）

如果这些原则确实是体现在一项关于不扩散的条约中的话，那么这样一项协定就可以是可行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 1968 年最后确定不扩散条约案文的过程中，这项概念被故意地篡改了。

我们今天之所以审议一项不切实际的不扩散条约文件，这是由于采取了狭隘的和不符合逻辑的做法，即是集中在横向扩散的问题上。在无视核武器国家本身继续进行、甚至逐渐增加各项活动的情况下，曾经出现了一种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无核武器国家进行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活动的倾向。与此同时，设想采取一种卡特尔型的方法——诸如在伦敦供应者俱乐部中所采用过的方法以及各种强制施行全面保障措施和对和平利用核能活动施加歧视性限制——看来旨在长期保持一种核封建主义的做法，而这种做法是不切合实际、违反逻辑也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正如印度外交部长于 1980 年 10 月 3 日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所阐述的那样：

“印度反对核武器。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坚决支持和平利用核能。我们反对任何歧视性质的行动和措施，它们妨碍我们实行各项和平利用核能方案。不扩散核武器问题不应该与所有国家拥有发展、获得和使用核能的权利以及拥有按照其国家的优先次序、需要和利益而确定它们的和平核方案的权利混为一谈。”（A/35/PV.23，第68页）

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动力资源有限——来说，远比对工业发达国家更加重要。像原子能这样的另外一个动力资源对于后者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因为它对这些工业发达国家来说并非必不可少，如果限制使用它，也不会对其有什么大的影响。而另一方面，限制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努力就会对它们的发展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在世界各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的一般问题已经在大会审议过，并且也是几年之前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主持之下由合格的政府专家组成的特设小组进行全面研究的议题。人们普遍认为，在具备了建立无核武器区适当条件的地方，都应该考虑某些基本原则。

同专家小组的结论一样，印度代表团仍然认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倡议应该由有关区域内的国家提出来，并且参加必须是自愿的。这项原则极为重要，这并没有那么多理论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只要有关的国家所提出的倡议的出发点是出于对共同安全的关注、对这样的安全受到的威胁具有共同想法以及有相互帮助的共同愿望，那么建立这样一个区域就是可行的。这些原则也已经反映在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第60和61段中了。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给公认的和明确的地理区域下一个明确定义。由于南亚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国代表团认为，要是以一个诸如南亚这样的人为的分区措词来提出一项提案的话，不仅会造成误解，而且也会起反作用。

1980年标志着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开始。我们想在这里提一提裁军审议委员会今年6月在制订作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80年代宣言的内容方面所作的工作。裁军审议委员会，特别是在阿德吉尼大使领导下的工作小组，在磋商一项协商一致案文方面，进行了各种深入细致的和辛勤的努力。但是，我国代表团感到失望的是，未能就某些有关完成具体的优先考虑的裁军措施的时限，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诸如全面禁试条约、关于放射性和化学武器条约等等协定的谈判方面的具体作用和职能等关键问题达成最后协定。

关于其他一些优先措施，也没有就各项裁军工作的时限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尤其关注这一事实，即某些代表团仍然难于接受文件中提到缔结一项禁止使用或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的协定，而这对我国代表团来说，如同对绝大多数代表团一样，是一个根本性优先问题，应该在关于裁军的任何文件中明确规定。

我国代表团也认为，应该认真审议预定于1982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周密筹备和组织工作，以便使它在指导裁军方面作出实质性贡献，从而使第二个裁军十年成为真正的裁军十年。

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谈论核武器和其他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核裁军问题理应列为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优先项目。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常规领域的裁军是不重要的，或者，是不必要的。这只是比较而言。除了常规武器并不威胁全部消灭人类这一事实外，拥有少量常规军事能力还是必要的，特别对新独立国家来说更为必要，以便使它们可以保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免遭大国跨越全球野心的侵略性干涉，和对其安全的其他威胁。

然而，我们经常收到一些关于常规裁军措施的提案，这些提案不提在这方面要承担主要责任的少数军事大国这一现实，却要谋求全面的解决办法。区域裁军措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最好从世界上武装最强的地区——欧洲——开始取得进展。关于有关武装部队的比率等其他提案，我们印度人充分意识到这一事实，即

在我们所生活的不完善的世界中，关心基本安全是自然和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的面积要求必须有基本能力来抵制可能来自任何方面的对国家完整的威胁。这个问题特别与印度这样的国家有关，印度原则上拒绝同任何军事集团结盟。在各国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和信赖气氛的情况下，企图通过诸如在纯双边范围内实行均衡的部队比率等概念，强制施行人为的限制，至少可以这样说，这在外交上是不明智的，在政治上也不会有效果。

尽管我们可以怀着某种程度的满意心情看待最近结束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上所取得的成果，但是我们的满意情绪应该由于了解到下列的情况而减小了，即使用这些武器的效果——虽然是滥杀滥伤——与核武器的巨大的破坏能力相比，毕竟是比较小的。然而，我们确实承认，这次会议的成果能够有助于在其他的、更加重要的领域中取得类似的成果。

一个安全的世界不能够建立在人类苦难的基础上。当参加本组织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的整个居民中的 40% 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况下，这些处于财富金字塔上层的国家却把它们的财政、技术和经济资源滥用在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上。这些国家以同样坚定的态度宣布，这并不意味着使用这些武器，而仅仅是要把这些武器用于所谓保卫一些要很好加以保护的导弹仓库或者是用于设计核潜艇。

当今的世界正在把数十亿计的美元花费在军备上。正如布兰特委员会最近所说的那样：

“全世界的军事开支使任何用于发展的开支相形见绌。全部军费开支每年将近 4500 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的款项都是由苏联和美国花费的，然而每年官方发展援助的款项仅仅是 200 亿美元。如果只把目前专门用于军事上的钱财、人力和研究的一点点转用于发展的话，那么第三世界今后的前景看来就会完全不同了。总之，军备的大量开支和用在消除第三世界的饥饿和恶劣健康状

况措施上少得可怜的开支之间存在着道义上的联系。”

布兰特报告恰当地强调在世界的一些需要引起迫切注意的地区中在军备上花费大量资金和迫切需要减轻人类状况的苦难之间的道义联系。世界卫生组织的根治疟疾方案由于缺乏资金而不能实行，实际上这笔资金仅仅是全世界每年军事开支的千分之一。这一报告还谴责随着大量防御开支而产生的无可奈何与顺从的意识，而该报告把这种意识看作是对裁军的主要障碍之一。然而，看来在过去的 30 年中，防御费用增长 4 倍的情况一直没有引起全世界的极大惊奇。在目前，一方面是传播媒介施加压力的紧张气氛，另一方面又是民众表示抗议的喧吵，这种迹象表明，在军事上的最为强大的国家中，花费在军备上的资金将会继续增加。有人不断提出一些谬论，说军备生产和出口对于工业化北方的经济和就业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美国进行的最新研究的资料只是确认了早先的论点，即在发展工业中可获得较高就业和发展潜力，以及把现有的军事上的设备转用于民用生产能够比通常所设想的要发展的更快。在这里，再一次说明，应对无所作为负责的并不是经济上的急需，而是缺乏政治意愿。全世界的 50 万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才智需要更好的加以利用来解决全世界的能源、健康、卫生和食品需要的问题，而不是用来制造比以前更加尖端的武器。

裁军和发展的密切联系已经在最后文件中加以强调了，它也是关于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联合国政府专家小组的一项特别研究报告的焦点，该小组要向下一届大会提交一项报告。

必须唤起全世界的良知来反对军备竞赛，特别是反对核军备竞赛。联合国在扩大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公众舆论和提高民众认识方面所作出的各种努力已经获得了整个世界的赞赏。正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的章程所宣布的那样：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人类自有史以来，对彼此习俗和生活缺乏了解始终为各民族间猜疑与互不信任之普遍原因，因此种猜疑与互不信任又往往使彼此间之分歧最终爆发为战争。”

应该作出各种努力来制造舆论，使各国政府脱离竞争和紧张局势的道路，转向节制和理智。随着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开始，联合国裁军中心仍然应该在这个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并且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动员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充分参加这种崇高的努力。

今天下午，我们的目的是就议程上某些项目的一般问题发表意见，特别是就裁军方面，即核裁军方面的最首要的和最为重要的优先项目发表意见。我们晚些时候应该有机会回到其他重要问题的讨论上来，其中包括载于第 2832 (XXVI) 号决议中的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的问题以及明年召开一次印度洋会议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在下星期还要举行另一次会议以审议它提交给大会的报告。我们当然应该等待这些审议工作的成果，然后再就这个领域中所做的工作进行评论。

在结束我的发言的时候，我要向你，主席先生，以及向所有其他的作出有助于促进本委员会各项目标的决定的代表团保证，我国代表团要尽最大能力给予充分合作。我国代表团相信，只要人类表现出远见并且在这里不放弃努力，就不会出现一些没有希望的局面。

杜梅维先生 (加纳)：我国代表团认为，自从大约一周之前开始的辩论以来，各项发言一直是集中在三个重要问题上：第一，军备竞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充满了威胁；第二，各会员国重申对裁军承担的义务；第三，裁军和安全之间的密切关系。明确表达的承诺表明，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要唤起必要的政治意愿和要在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各种关系中培植起一种妥协和克制的态度，如果我们要想在裁军方面取得富有意义的进展的话。换句话说，至少在某些不信任和敌对的原因未得到处理之

前，国际社会将仍然不能实现裁军。

正如加纳代表团在本委员会这里曾有机会阐述过的那样，我们的看法是，除非参加各方彼此之间有足够的信任，协商达成的协定就不能促进裁军的事业。最后文件强调了这一点，它特别提到：

“为了替圆满完成裁军进程创造有利条件，所有国家应当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避免采取有可能对裁军领域的努力造成不良影响的行动，……”（第S-10/2号决议，第41段）

因此，最后文件向各会员国规定了一些缓和紧张局势所必需的具体义务。加纳认为，这些义务包括军事上的限制以避免引起合法地关注其安全和维护主要利益的其他国家的忧虑。除非这样去做，否则一些决定和行动就能够造成它们自己的连锁反应、逐渐增加紧张局势、加深不信任和进一步使军备竞赛螺旋似上升。我们认为，如果某个国家有任何理由认为如果它裁了军，其他国家就会战胜过自己，那么它决不会裁军的。目前的趋势并不会使我的代表团产生下列的感觉，即两个超级大国认真地接受最后文件给他们规定的特殊职责；当然，这两个军事集团都应该受到谴责。加纳认为，如果得不到国际关系中真正的政治意愿和约束的支持，许多裁军倡议是不可能使军备竞赛缓慢下来的。

去年，大会把若干决议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并具体指示它去谈判和制订——作为最重要优先事项——将提交本届大会审议的条约文本。实际上，这些决议与前几届大会遗留下来的一些主要问题有关。我们认为，我们工作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出发点就是审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并确定它的工作是否取得了进展以及是否还需要发出任何新的政治指示。因此，我打算把我的发言专门限于考虑载于现在提交第一委员会审议的文件A/35/27中的日内瓦委员会报告的某些部分。

这份报告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前的一些报告有所改进。的确，本委员会尚未完成其工作，但实际上它已完成的如此多的工作就是所有代表团认真努力的结果。令人

感到鼓舞的是，这次是核国家第一次全部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应该特别提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中国代表团现在参加了这个重要的进行多边谈判的委员会。同样令人鼓舞的是，通过裁军谈判委员会所设立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已经开始了各项具体的谈判。我国代表团希望，所产生的势头要在 1981 年届会开始的时候充分地加以利用。

正如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工作仍然有待于去做。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丹麦代表团几天之前所表达过的观点，即今年大会应该避免给日内瓦委员会增添新的优先项目，以免它负担过重，从而使它有足够时间来处理未完成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还要促请委员会在其 1981 年届会上大大减少花费在组织问题和程序问题上的时间。这样会使它有充分时间去解决它塞得满满的议程。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特设工作组审议的议程项目。关于化学武器问题，我们注意到，该工作组在履行其职权方面走了一段漫长的路。正如报告中所指出的，在禁止的范围、重要的核查问题、建立信任措施以及实现一项多边公约目标所必需的国际合作等方面，观点已趋于一致。然而，还存在着若干重要问题，需要探索达成一项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当委员会明年再开会的时候，工作组将会继续这项重要的工作。

关于放射性武器问题，看来必须作出进一步努力以缩小对禁止这类武器的各种想法之间的分歧。加纳的意见是，设想的这项公约应该包括禁止所有涉及到放射性的武器类型。

关于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我国代表团原则上支持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保证的大会第 34/84 号和第 34/85 号决议，因为实现这两项决议的目标将是对裁军进程的另一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目标是加强不扩散制度。然而，我想指出，加纳并不认为一项国际公约能代替全面彻底裁军而全面彻底裁军仍然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然而，我们认为，在实现这项目标之前，在没有任何限制条件和限制

的情况下，有一项适用于所有无核武器国家的具有合法约束力的公约是可取的。我们认为，单方面的声明不能替代任何以具有合法约束力的公约形式承担的义务。

关于一项全面裁军方案的特设工作组也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这可从载于文件 A/35/27 的有关段落中的协商一致报告中看出来。人们希望，这项未完成的工作在日内瓦委员会下届会议上继续进行，并且希望，在最后文件中所设想的一项全面方案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制订出来。

我国代表团深表遗憾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不能设立一个全面禁试条约特设工作组。然而，人们注意到，正如前一年那样，三方谈判者已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了一项进展情况报告。虽然加纳赞扬 3 个谈判者所作的各种努力，我们仍对谈判进展颇为缓慢感到关注。全面禁试条约长期以来一直是大会议程上的一个优先项目，这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核禁试问题极为重视。用最后文件的话来说，核禁试条约将会制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停止发展新型核武器”（第 S-10/2 号决议，第 51 段）和防止“核武器扩散”（同上）。我们也同意这样的意见，即已经充分探索了必要的科学和技术问题；现在需要的就是 3 方谈判者的政治意愿。加纳代表团敦促在本届会议上进一步呼吁 3 方谈判者尽全力促使结束这些漫长的谈判。此外，我想要对 3 个谈判国家提交的进展情况报告的实质问题作简短评论。正如在这项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3 个谈判国已一致同意禁止和防止核武器试验，不鼓励或支持这样的试验，以及暂停用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关于重要的核查问题，谈判 3 方也已经一致同意使用由国际交流制度提供的地震资料补充的国家技术核查手段，而 3 方的谈判者也同意建立这种国际交流制度。就确保有效遵守的其他合作措施也已取得了一致意见。因此，这项报告与去年的报告相比，明显前进了一步。然而，我国代表团愿对条约所设想的期限和审查问题表明它的看法。

加纳认为，如果这项条约要取得信任，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这项条约，期限必须要长。关于审查问题，我国代表团难于理解在具有这种性质的多边条

约的问题上授予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明显企图。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3国草案将会从特设工作组提出的详尽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因此，我们敦促正在进行谈判而一直反对设立特设工作组的两个国家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裁军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目标特别与某些紧张地区（那里的种族主义政权力求通过军备来维持否认各国人民基本合法权利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有关。用最后文件的话说：

“……种族主义政权大规模积累军备和取得军备技术，及其取得核武器的可能性，对面临迫切需要裁军的国际社会是一种日益危险的障碍和挑战。因此，为了裁军目的，必须特别通过所有国家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决定来防止这些政权进一步取得军备和军备技术。”（第S-10/2号决议，第12段）

然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通过同联合国某些会员国合作和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继续建立致命武器的大军火库。依靠占优势的军队，比勒陀利亚政权对邻近的非洲国家无缘无故地发动了进攻。还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即通过与本组织某些会员国勾结，南非现在拥有核能力。南非拒绝把它的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这一事实进一步更加突出了南非在世界这一地区内造成的对安全的威胁。我们要求各会员国尊重非洲国家的愿望，不要与南非进行一切形式的勾结，特别是不要与南非在军事和核领域中进行勾结。

最近的报告表明，军费开支已经达到了每年5000亿美元的令人惊愕的数字。而我们的亿万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却在大声疾呼要求给予对其生活和社会产生有益影响的援助。在我们纪念裁军周的时候，请允许我们表示这样的希望，即我们应该表明必要的政治意愿，再一次献身于各项裁军的目标。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得到更大的安全，而且大家都能更加繁荣兴旺。

赛义德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席先生，在我开始发言的时候，我高兴地对你当选为本委员会的主席向你表达我最热烈的祝贺。我们坚信，你的卓越才能

以及你在外交方面的丰富经验将是使本委员会的工作取得成功的保证。

我也高兴地向两位副主席和报告员表示祝贺，并希望他们的工作获得成功。

全世界对于一些国家建立高度发达的武器库的狂热企图和进行无限制的军备竞赛极为关注，而现在所有这些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看来这些国家对于这种危险竞赛的可怕后果还没有认识，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把军备列为它们的各项方案中最重要优先项目之一了，以致用尽了它们每年预算中的大量资金；然而这些国家的资金有限，并且受到许多问题的烦忧，首先是贫穷、失业和饥饿等问题。

1980年，全世界的军费开支已超过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看来不可思议，特别是据报告，由于缺少饮用水每天有2.5万人死亡，污染是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统计数字也表明，目前全世界有7亿以上的人民是文盲，在本世纪末扫盲方案需要12,000多亿美元的费用。

由于贫穷、愚昧和疾病全世界大多数居民生活在悲惨的条件下和处于不发达状况，贫穷、愚昧和疾病正在毁灭着二十世纪的人民。我们想提出下面的问题：我们不能通过作出最小的努力并把某些浪费在庞大军备计划上的资金用来纠正这种状况从而使其他人民免遭这种苦难的现实吗？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全都熟悉的情况。我不打算重复以前发言人说过的事情。然而，我确实要提一提人类生活的这种苦难的悲惨情况，以及等待着我们的不可预知的命运。

在提及这种真实情况时，我国代表团要向全世界各国呼吁，特别是向一些大国和发达国家呼吁，限制制造和储存军备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裁军，从而结束这种可怕情景。我也向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呼吁，把它们关心的焦点转向建设一个健康的和受过教育的社会而不是建立武器库。

我国代表团也敦促发达世界特别要把现在用于资助毁灭性军备研究和生产计划的部分资金转用于改善和造福人类而不是把人类引向深谷边缘。

执行大会关于安全理事常任理事国各裁减军事预算百分之十并把节减款项的一部分用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第 3093 (XXVIII) 号决议，是一项实现裁军的切合实际和有效的措施。

我们欢迎奥地利常驻代表在本委员会上提到的奥地利共和国采取的裁减其军事预算的步骤。这是一项建设性措施，因此我们吁请各国仿效奥地利的范例。

我国对于执行第 3093 (XXVIII) 号决议极为重视，因为它对于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是个积极贡献。

美国和苏联 1979 年 6 月 18 日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增强了我们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希望，但是这项条约未被批准已经重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批准这项条约以便开始进行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各项谈判，全世界把实现军备竞赛限制的极大希望寄托在它身上。

制止军备竞赛不应限于常规武器，而必须扩大到核武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因为竞赛的这一方面增加了人们的忧虑和关注。

在要求世界各国禁止把核技术转用于军事目的的时候，我们同时还支持和鼓励为了促进各国的发展以及各国人民的福利而利用这种核技术。

由于使用化学武器的危险性，当今全世界面临的化学武器生产增加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担心。如果生产和拥有这类武器的国家认为化学武器有利的话，那么它们就不会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停止使用这类武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制订一项禁止使用这些破坏性武器的国际条约的原因。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和燃烧武器及这些武器的发展也是一个世界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日益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尽快缔结一项完全禁止这些武器的国际公约是实现裁军道路上一项非常重要和基本的步骤，也是促进国际稳定的一个积极因素。

发达国家仍在进行核试验，毫不顾及其有害后果。这些试验不仅威胁着要消灭人类而且也威胁着所有生物，而这些生物是人类营养的源泉。我们希望，不久将会

缔结一项完全禁止地下或海床一切核试验的条约。这项措施无疑将会消除人类对于文明和自身前途的某些担心。

我的国家的地理状况和政治联系促使我国对于在南亚和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问题特别重视。我们属于不结盟集团——发展中国家的 77 国集团——的这一事实必然使我们对于拉丁美洲和非洲被宣布为无核武器区感兴趣。因此我们过去支持并且现在仍然支持为实现关于这两个洲的这个目标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和所通过的各项决议。

已有很多证据说明以色列正在制造和拥有核武器。在第十届特别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提出了这类证据和证词。因此在本届会议上我国代表团无须再重复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知道，以色列实体获取这些武器的目标就是利用它们来反对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作为一个阿拉伯国家，我们是被这个实体进行这种侵略威胁的目标之一。

同其他国家一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支持大会关于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决议。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拒绝该决议并且提出一些毫无根据的无力论点。这只能表明，它想要继续实施其核武器生产方案并利用这些武器在今后反对阿拉伯国家的人民。

种族主义实体未签署不扩散条约和拒绝把其核设施置于国际的控制之下的事实就是上述情况的进一步的和不可辩驳的证据。因此，我们要求联合国通过必要的有效措施来执行这项决议。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密切军事合作，特别是在核军备领域的军事合作，不仅严重地危及非洲人民和中东人民的安全和稳定，而且也威胁着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拥有核武器的事实是对非洲大陆各国及其人民的威胁。

最近大国在印度洋地区日益加强其军事存在，严重危及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和完整。大国利用世界的这个地区作为冲突和敌对的场所，把军备竞赛扩大到这个地区，与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相抵触。我国是印度洋的一个沿岸国，它投票赞成大会 1971 年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第 2832 (XXVI) 号决议。我们支持宣称这个地区应是在军事敌对领域之外的国家。我们再一次确认大国必须尊重这项声明并且制止违反大会的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决议的任何军事活动。

我们极为重视将于 1980 年在科伦坡举行的关于印度洋问题的国际会议。我们希望采取必要措施来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

艾哈迈德·阿丹先生 (索马里)：我国代表团在去年 10 月曾谈到国际社会在实现第十届特别会议所提出的各项目标方面进展甚少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过去的一年不仅标志着没有取得裁军的进展，而且还出现了某些倒退的趋势。例如，去年，大多数国家欢迎在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取得的进展。今天，由于两个进行谈判的国家之一入侵和占领了一个邻近的不结盟国家的领土，而使批准这一有限但却重要的核军备控制措施的活动无限期拖延下来了。核军备控制领域中的这个主要挫折尤其令人不安，因为为消除核军备竞赛而对它进行控制无疑是实现任何全面彻底裁军方案中最为重要的优先项目。

人们普遍承认，核国家武器库中各种武器和武器系统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稳步增长使核战争的发生几乎成为不可避免了。一些最著名的科学家曾对我们反复说过，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不会有任何胜利者，并且很少有幸存者能够遇上过得去的生活。然而，逐步升级的核军备竞赛仍在继续进行，有限核战争的妄想正在成为恐怖均势原则的新伙伴。

每年建立更加具有毁灭性的核武器的费用已达到天文数字的高峰，从而造成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妨碍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成为广大人民遭受贫穷和饥饿的世界的莫大讽刺。还令人遗憾的是，核国家和其他重要军事国家削减军事

预算以及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发展，仍然仅仅是一个虔诚的愿望而已。

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缺乏进展进一步表明核大国无视必须使全球生存下来的迫切需要。该措施长期被国际社会列为最重要优先项目，并且是核国家按照不扩散条约所应承担的一项义务，多少年来早就该实现了。这项措施的紧迫性今天已由秘书长的关于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专家委员会加以强调，该专家委员会指出，自从1963年签订部分禁试条约以来，核试验一直在不断增加。

任何裁军措施都不能比停止一切核试验能对横向和纵向不扩散做出更加直接的和更加具有重要意义的贡献。因此，当核国家表现出少有的一致性，反对在第二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提出的暂停核试验的提案时，大多数参加会议的国家都感到非常失望。鉴于一些核国家承认只有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妨碍缔结全面禁试条约，这种态度就使大家更感到沮丧。

我国代表团真挚希望，重新恢复的3方谈判不久会产生一项商定的案文。我们还希望，如果这些谈判继续无结果地拖延下去，裁军谈判委员会会不等待核国家商定一项案文就着手进行谈判。

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对建立地震核查国际中心问题给予迫切注意，因为这个问题是与禁试条约仍然面临的障碍有关，也是建立信任的任务的核心问题。

虽然索马里认为核国家应对实行不扩散核武器的措施负有主要责任，但索马里作为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仍支持根据国际考虑提出的对横向不扩散问题有影响的倡议。

在这方面，我们感到失望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有关特设工作组远未对确保无核武器国家不受核武器的使用或以核武器相威胁的安排达成一致意见。这个问题对非洲统一组织的各成员国来说是极为紧迫的问题之一，这些国家已对非洲的非核化承担义务，它们也坚决支持在中东建立和平区。我们强烈意识到，南非和以色列

具有发展和部署核武器的潜力甚至实际能力。我们不得不考虑这种极大的可能性，即这些国家可能利用核讹诈来反对非洲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决和国家地位的斗争。

已有证据表明南非在1979年9月爆炸了核武器，这使人们深切关注。南非和以色列拒绝成为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并且拒绝把其核活动置于充分的保障措施之下，也使人们对其动机更加怀疑。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关于南非的核能力专家小组在其报告中曾着重阐明，南非具有制造核武器和必要的运载手段的能力。专家小组认为，南非有可能采取潜在核扩散政策，而按照这项政策南非将要偷偷地储存核武器，并且，象以色列那样，利用南非具有核能力的谣传来实现其目的。

这些情况的发展导致我们产生这样的希望，即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措施的特设小组在明年会取得更大进展。

与限制核武器横向扩散问题有关的还有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核技术的方法问题。虽然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样的转让必须伴随着国际保障措施，但我们希望工业化国家不要为了保持它们对核技术的垄断而执行歧视性政策。

我们认为，建立和平区和无核武器区都会对不扩散制度的各项宗旨、对全世界裁军以及消除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冲突作出重要贡献。把印度洋建立成和平区所作的努力不幸已被一个超级大国及其在各个区域冲突中的代理人的大规模干涉所破坏。这种干涉——已经造成了武装冲突的逐渐升级以及导致苏联及其代理者古巴部队在非洲之角大量驻扎军队——应该加倍地受到谴责，因为这种干涉是针对着被压迫的人民谋求其自决和独立权利的自由斗争的。

这样的事态发展必然导致大国在其全球性竞争中，扩大其在印度洋的军事和海军存在。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只有从该地区中消除霸权主义的野心、殖民压迫和干涉主义的外国雇佣军——这些都是不稳定、持续的局势紧张和冲突的根源——才能更好地予以执行。

印度洋局势的另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它的西方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盟友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军队的加强。正如我已经提及的，南非是能够对其已经具有威胁性的尖端常规武器的军械库再增加核武器的能力。我国政府要求有关各国结束它们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海军、陆军和核军事的勾结，这些国家的支持鼓励了南非把它的好战的和侵略性政策强行施加给南部非洲地区。

为了处理国际社会列为重要优先项目的裁军问题，裁军谈判委员会设立了若干特设组，这是一个受到欢迎的事态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在极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特设组一直是个形式，并未触及谈判的实质问题。

化学武器特设组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们希望在1981年要获得进展，而今年的进展是缓慢的。化学武器的问题在第十届特别会议所确认的裁军问题议程表上列为优先考虑问题。由于在世界的许多地区中，并且特别是在反对各国人民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战争中，使用这类武器的报道日益增多，因此化学武器的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优先问题。

更加令人惊恐的迹象是，除了现有的核威胁外，超级大国可能准备再增加化学武器竞赛带来的恐惧。这种情况的发展要求国际社会进行忿怒抗议和最强烈的谴责。

使用各种造成不必要痛苦和具有滥杀滥伤后果的常规武器也明确地被认为是与实行外来种族主义殖民统治的侵略政策相一致的。

因此，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得知联合国关于使用具有过分伤害力武器会议最近在缔结一项一般性条约和具体议定书方面取得的进展。

另外的值得欢迎的进展就是苏联和美国就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案文达成了协议。我们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有关特设组明年能够完成其关于缔结一项关于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工作，并且对制止其他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发展取得进展。现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全世界和平、安全甚至世界的生存本身所造成的可

怕危险，表明了这项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如果要实现核裁军以及最后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无论大国或小国都很容易被必须予以克服的问题的复杂性和范围所吓倒。仅仅是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对各个裁军问题机构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不管今后的任务可能多么困难，国际社会除了要继续力求用勇气和政治意志一步一步地取得进展之外别无任何选择办法。动员世界舆论支持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所概括的原则和政策将是这个进程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各个裁军机构必须避免仅仅重申公认的原则、优先事项和方案的诱惑，好象这种作法本身就是朝着实现裁军目标前进。

我们认为，执行裁军措施的最大障碍就是缺乏信任气氛。由于各项世界霸权政策的复活、殖民和种族主义压迫的继续存在以及拒绝承认各国人民选择其自己命运的权利，因而在世界的每个地区都出现了怀疑和恐惧，存在着不稳定，紧张局势和冲突。

联合国把 1980 年代定为裁军十年。这不能成为一个空洞的和习惯性的举动。大会第 S-10/2 号决议阐明，人类面临着结束军备竞赛和进行裁军或者面对着完全毁灭的选择。会员国必须在联合国内外进行工作，以保证选择第十届特别会议所提出的明智与合理的办法。

克拉韦茨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本委员会工作的现阶段中，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想要解释其对有关限制军备竞赛和促进裁军问题的立场，这些问题特别是载于苏联的题为“和平、裁军和国际的安全保证”的备忘录中（A/35/482）。

面临目前复杂的国际局势，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明确地用它们自己一贯争取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斗争纲领来对抗军备竞赛和军事歇斯底里的理论。

在今年 5 月通过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中，再一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一贯不

谋求并且将来也不谋求军事优势。除了纯粹防御性战略理论之外，我们并没有、一直没有并且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其他战略理论；我们并没有，一直没有并且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建立无论是有限的还是全面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力的意图。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它们不能并且也不会谋求对任何地区或对国际交通线路建立势力范围或军事和政治控制。

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坚持不懈和持续不断地为和平、为结束军备竞赛和为把国际缓和扩大到全世界所有地区而进行战斗的决心已在华沙条约缔约国外交部长会议刚刚四天前即今年 10 月 20 日发表的一项公报中予以确认。

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需要最低限制的信任，就象它们需要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当然，我们的观点现在和将来都会由于意识形态分歧而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但是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妨碍我们在切合实际的基础上坚定地坚持和耐心地继续谋求一致的意见”。

在增强和平、在军事缓和方面通过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政治缓和的问题上谋求一致意见的唯一可能的切合实际的途径，就是基于严格遵守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的谈判进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我们所必须努力争取的就是认真审议制止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并且恢复和继续进行最近几年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以及在双边基础上已经进行的一切会谈——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些会谈已经停止或推迟了。我们也必须立即就停止军备竞赛和消除战争威胁的重要措施进行会谈，因为一直没有就这些议题进行过会谈。

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把要求停止核军备竞赛的问题列为最重要的优先项目。我们全都熟悉社会主义国家的提案，即在所有核国家和某些无核国家的参加下，就制止制造一切形式的核武器以及逐渐减少这类武器的储存直至全部消除这类武器的问题

举行会谈。我们还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就举行这些全面讨论这些问题的会谈的程序提出的具体提案。联合国大会上届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这个议题的决议，该决议特别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关于制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会谈。

然而，遗憾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采取实际步骤实施大会的这项决定，甚至不能就这方面的会谈进行磋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有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中国所持的消极立场。美国就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三十五周年的日子批准一次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战略实际上是一种褻渎行动。这项决定只能导致核军备竞赛的不断加剧——甚至更加危及全世界的命运——和导致核武器库的完备。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和在第一委员会中，中国代表团一直不断地宣称，除非超级大国单方面采取核裁军措施，才能举行有关核裁军的会谈和采取措施，而中国人自己却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导致大量放射性尘埃——这种放射性尘埃是对这么多国家的人民健康具有如此严重的后果——的回降。

乌克兰代表团认为，我们必须作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开始就制止核军备竞赛和随后削减核武器的储存直至全部消除它们进行务实会谈。

核裁军措施的制订和执行必须与加强国家安全的国际政治和法律保证，特别是通过缔结一项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性条约的保证同步进行。

促进解决禁止核武器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限制和削减战略军备的质量和数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必须尽可能早地生效。关于制订一项有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三边会谈进行如此长的时间，这并不是苏联的过错。尽管事实上已经有可能对这样一项条约的基本条款达成协议，但是令人遗憾，大会仍要再一次被迫呼吁加速缔结这项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的工作。一些旨在制止核军备竞赛、防止这种武器的扩散和最终消除核战争的危险的措施要包括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问题。正如在文件 A/35/145 中由秘书长提交给本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的那样，许多国家赞成缔结一项国际协定来保护那些严格遵

守它们的无核地位的国家，使它们免于受致命的核武器之害，并使核武器难于打破战略局势的稳定。我们支持本委员会在这里提出的提案，即大会应该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立即进行会谈以便就这项题目达成一项国际协定。

目前，在限制军备竞赛的领域中，在几个方面，是有实际的机会在很短的日期内达成相互都可接受的决定的。这些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就是禁止放射性武器。

自从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缔结一项禁止这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的基本内容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了。然而，缔结这样一项条约的讨论已经在本委员会中进行了很长时间。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作为一个紧迫问题，在苏联和美国在本委员会中联合提出的缔结一项条约的各项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结束缔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工作。禁止放射性武器将会对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系统的会谈的进展产生有利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这种态度已经在大会前几届会议通过的若干决议中陈述过。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大会必须再一次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合格专家的帮助下，就制订一项禁止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系统的全面协定以及有制订有关这些武器的各个方面的协议草案继续进行会谈。

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秘书长关于宣布 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提问的回答中明确指出，它认为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是在限制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方面的重要优先措施之一。

在去年一年中，在寻求禁止这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措施方面已经作了一定数量的积极工作；尤其是，遵照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呼吁，裁军谈判委员会举行了清除各国武器库中化学武器问题的多方面的广泛讨论。裁军谈判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以确定在谈判中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些谈判是为了缔结一项全面和有效地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现有的这类武器的多边公约。由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给第一委员会的这项报告指出，在讨论禁止这类武器的复杂问题的过程

中，有可能就若干问题达成协议，而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讨论的参加者的观点则有分歧。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谋求相互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并且认为大会应该要求该机构在明年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同时，由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讨论已经在多边基础上举行，因此苏联和美国在1980年一直继续就制订一项有关禁止这些武器的联合倡议进行双边会谈。在今年7月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份详细的联合报告已经介绍了会谈的情况。我们认为，这类工作应该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

在这方面，我想指出，由于进行会谈的各国之间建立了信任气氛，这将极大地有助于圆满结束关于就今后一项有关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各项条款达成协议的工作，尤其是关于与会谈的议题直接有关的问题的工作。在会谈进行的情况下，我们发现继续进行化学军备竞赛是不能允许的，但是有许多事实表明，美国已经开始了新一轮加紧准备化学战争的工作。如果我们真正想实现禁止化学武器，那么我们首先就要阻止发展和试验新型的和更加尖端的这类武器。

历史经验表明，进行战争的常规手段的破坏力已经增长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大规模的使用它们能够导致消灭整个人类。根据这种情况，社会主义国家准备在与其他国家达成一致并在无损于任何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按照在拥有这类武器的国家之间完全对等的条件，限制和禁止任何类型的武器。

然而，向我们提出的建议则表明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中国代表10月22日在第一委员会中就核裁军问题发言时，建议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除了他自己的国家之外，都应该限制和禁止常规武器。他说这话的时候，中国正在对英雄的越南人民“讲授军事课”和以一支60万人的部队，500多辆坦克和装甲运输车 and 700多架飞机对越南人民发动猛烈的进攻。

显然，中国拒绝参加国际社会削减常规军备和武装部队的努力就是为了一个明

确的目的，这就是，增强它的军事潜力，支配它的邻国以及在损害邻国的情况下扩张它自己。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愿表示下列的希望，即现实主义和节制将压倒战争歇斯底里和在全世界的武器库中塞满各种武器的要求。

就我们提及的措施和有关制止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的其他措施所达成的相互可以接受的谅解和协定，将使 1980 年代成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斗争中取得巨大进展的十年。这恰恰就是大会有关裁军问题的决定所应该做的事。

下午 5 时 55 分散会。